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

第 18 辑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目 录

- 忆昂昂溪五中……………韩 光 (1)
- 对昂昂溪五中的回忆……………朱新阳 (4)
- 中国共产党在东省特别区第五中学的革命活动……王 旭 (7)
- 八十年浮生琐忆……………苏子元 (16)
- 裴景仁自传…………… (62)
- 革命激流冲积的园圃
- 回忆初创时期的齐市一中……………聂长林 (71)
- 去师範学校开展工作……………周毅华 (91)
- 西满战斗岁月回忆……………王贵武 (103)
- 保生甲农民的抗出荷粮斗争……………信占山 (124)
- 战斗乡农会的建立与土改斗争……………路继昌 (128)
- 我的是与非……………舒明暹 (135)
- 李海清史料六则……………白云起 刘沛霖 (152)
- 于毅夫与达斡尔人……………乌力斯·韦戎 (160)
- “好大的通讯员啊!”……………彭 立 (168)
- 车老给我的教诲……………汪泽滨 (170)
- 怀念李尼同志……………佟永达 (172)
- 忆高衡厅长……………汪泽滨 (175)
- 国民党嫩江省政府的迁流……………庄殿瑞 (182)
- 我记忆中的秉彝小学……………孙朝元 (189)
- 回顾伪满齐齐哈尔师道学校……………李恩田 (192)
- 溥仪“巡狩”齐齐哈尔……………凌凤桐 (195)
- 记堤洼介
- 和一位日本人士交往的回忆……………李季若 (198)

- 喇嘛甸子战斗……………吴永福(204)
- 往事三忆……………吴汝杰(213)
- 东北力行图书社和力行半月刊……………郑大魂(222)
- 侵华日寇“治安强化运动”时晋西之行见闻……………郑大魂(230)
- 拜泉的二人传……………蒯天中(236)
- 齐齐哈尔至三间房铁路线及其支线修建概况……………刘敬恕(240)
- 民国五年龙城报纸浏览……………庞 镇(243)
- 卜奎电灯厂始末……………王梦林 赵广田(251)
- 齐齐哈尔市社会福利院……………朱景荣(253)
- 田心事件与奉天义地……………彭 立(262)
- 对第十七辑《解放平阳镇》一文更正……………马玉林(264)

忆昂昂溪五中

韩 光

齐市是我的家乡，我原名叫孟宪林。原先，我在哈尔滨一中读书，以后昂昂溪成立了五中，于是我就转学回来读书了。

昂昂溪五中全称叫东省特区区立第五中学。一中、二中、三中在哈尔滨，四中可能在安达。还有一个六中。这些学校设的外语课几乎都是俄语，为东省特区和中东铁路培养人才。

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学校的训育主任是孙绂生，胶东人，是在我家多进行共产主义活动最早的我党党员，对我们这批学生的成长影响很大。在星期天，他常召集学生开会，批三民主义，批基督主义，批基马尔主义，批孔孟学说等等，他给命名叫作“批八大主义”，但他就是不批共产主义，当时我们不明白，到一九二九年就理解了。他要求我们追求真理，一切事情来了要先问问是否是真理，认定是真理的事，就坚决干下去。他向我们讲劳动者应解放，人活着为什么。讲人生观时，他说青年一定要树立得正确，应当树立革命人生观，同时对各种错误的人生观，他也都一一摆出来并加以批评。他很能抓住青年人的心理，使我们这些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愿意接近他。记得在街上看到讨饭的，我们给了几个铜板，他看到以后就说同情是好的，但光是采取救济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从根本上解除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必须推翻旧社会。我们这些人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是和他的影响有关的。孙绂生在学校工作有一年多，后来去吉林延吉办《民声报》，还经常给我们寄报纸来。报里有一篇叫《命令到了》的文章，说大革命时期有个煤矿主，压迫剥削工人很厉害，工

人要求增加工资，他不仅不答应，还纠集警察当局镇压工人。他的儿子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党在这时候给他一支枪，叫他在紧要关头要大义灭亲，保护工人。这个青年开始时内心斗争激烈，而当他父亲拿起电话要调动警察搞血腥屠杀时，他还是下决心开了枪，执行了党的命令。这篇文章在当时青年们心里的反响很大。

一九二九年，又来了一位数学老师邹大鹏，凤凰城人，那时叫邹纪英。他每周六下班后都回哈尔滨去。邹是由哈尔滨党组织派来的。

那年八月张学良在满洲里、扎兰诺尔一带同苏联红军打了一仗，韩光第旅长阵亡，梁忠甲旅长被俘，伤亡惨重。国民党和张学良行政当局继续搞反苏活动，发动学生上街示威，喊打倒赤色帝国主义。最初，我们学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都跟着上街了。邹大鹏没去，等我们回来后就找我们，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怎么能反对呢？第二天学校又组织上街游行，我们有几个学生不去，一些同学莫名其妙，就问我们，我们就把邹老师说的道理讲给他们，他们听后也不去了。

我还记得，几个念书不大好又跟国民党跑的学生当时骂我们是“茄子”，意思是红得发紫了。大“茄子”是陶文久，二“茄子”是我，三“茄子”是林钧朴。

不久以后，邹大鹏就组织我们建立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参加这个组织的有陶文久、朱新阳、我、林道朴（林钧朴）、林道礼、徐树贵、张士杰、马升方等，这些人都是五中一、二班的学生。马升方后来改名周百学，一九三五年和赵一曼在一起，以后牺牲了。林道醇和林道礼虽然家庭是资本家，但思想进步，我们曾和他们约定从活动经费上加以帮助，再就是必要时利用他家掩护我们。

一九三〇年春，我们一批学生进到哈尔滨学院学习，其中有林氏兄弟、朱新阳和他姐姐朱国斌等人。朱国斌是齐市女师学

生，在邹大鹏引导下进步成长起来，成为共青团员。她到哈尔滨不久，我和朱新阳考虑到她的老母亲无人侍奉，就又动员她返回家乡了。和我们回来哈尔滨的邹老师，由组织派任为哈尔滨市团委书记，以后，朱新阳派到大连去当团委书记，我和另一些同学也都陆陆续续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李淑英整理)

对昂昂溪五中的回忆

朱新阳

我是昂昂溪第五中的学生。昂昂溪第五中学，全名叫做“东省特别区立第五小学校”，学校的前身是昂昂溪商立小学校，是商公会办的。当时的商公会会长叫张秀峰，他是昂昂溪独一无二的大买卖丰盛和的老板，兼商立小学校长。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地方就变成了中学，还有附属高小。我就是在这个学校念中学的。

到1928年时，学校已有两个班级，一共有二三百人。校长叫卢崇鹤，是个旧办学人员。学校的突出特点就是有些进步教员。

第一个就是孙绂生，又叫孙哲民，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给我们讲人生哲学，实际上就是讲人生观，宣传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给我们启蒙。在时事上他宣讲一些民国的历史，有一次旧中国的国庆纪念日，有的学生要求放假，他就反对那天放假，他说：“民国成立以来，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他还对猪仔国会、曹锟贿选进行抨击，给学生思想上很大启发。他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也给学生以很大影响。他是1928年到五中的，在我们学校里面当训育主任，在昂昂溪工作近一年，后来就到龙井村去了。

再一个教员就是邹济英，又叫邹大鹏，在我们那教数学，这个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是在1929年到1930年，他除了进行思想工作外，还进行组织活动，我就是他介绍加入共青团的。他教数学，但经常给我们讲述国外情况，他曾经给我看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大会决议案，还给我介绍过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等。在这期间，他在学校组织成立了一个读

读书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把进步的书籍介绍给我们。读书会进一步发展变成社会科学研究会，讲述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发展成为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组织，哈尔滨、上海、北平都有。那时团小组就只有邹大鹏和我两个人，后来我介绍发展了刘学增加入了共青团，这个人1930年冬到1931年在齐齐哈尔的文生木工厂学徒。

1928年，我姐姐朱国斌在女师念书时，在邹大鹏的领导下成立了女师读书会。1929年成立了齐齐哈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有四个人：赵新连、赵志杰、付兰英和朱国斌。朱国斌是他们的小组长，他们出版过一个刊物叫《宵祖集》。刘学增、张锋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在齐齐哈尔贴过标语、撒过传单。

五中的教师还有尚钺，是教生物学的，在学校时叫谢仲吾，听说他参加过广州暴动。他讲生物学宣传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宣传唯物论，在学生中间威信很高、很有影响。他后来当过满洲省委的秘书长，是人民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

1928年，五中学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筑五路的斗争中，也组织过宣传队，在街上摆上桌子拿着铃当讲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东路事件（1929年）时，这个学校的学生也曾参加过示威。梁忠甲、韩光第过昂昂溪时，我们也打着小旗，喊着口号，什么“收回中东路”呀，“直捣莫斯科”呀，“打倒赤色帝国主义呀”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被人利用了。那时我也是头头，邹大鹏就找我，说我们弄错了，谁是帝国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我说错了我们就不干了。那时学校里还有国民党，他们还主张继续干，我们占优势，说不干就散了，瓦解了国民党组织的反苏的学生运动。

从特区第五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记得还有：周百学，学生时代叫马升方。这个人1934年曾经到过珠河游击区，对珠河游击区的建设做了不少工作。在珠河首先提出成立铁道北的农民

自卫队，是珠河县铁北区的群众领袖。曾两次被捕，后一次是跟赵一曼一块被捕的，敌人把他跟赵一曼一起枪杀在珠河县东门外。

陶文久，曾当过中共满洲省委的秘书，组织被破坏以后，让敌人抓起来，打得不行了，放出来不几天就死了。党内都管他叫小陶，在哈尔滨作过工作。

我的侄子朱希仁，是个积极分子，后来到北京学俄文，回到哈尔滨结婚，被特务抓去了，至今没有下落。

张士杰，是庆城县人，就是现在的庆安县，他在哈尔滨组织内作过印刷工作，被捕后失掉关系。解放前在庆城当过伪警察，以伪警察的身份还作了一些工作，后来病死在庆安。

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还有林道醇，以后改名林钧朴，他是昂昂溪振昌火磨林经理的儿子，经济上比较充裕，常对我们在经济上给一些帮助。我们中学毕业后，一块进入了哈尔滨学院。他也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后来在哈尔滨工大念书，是一级工程师，已经病故于大连。

卢华庸，这人象个公子哥儿，比较正义，也响应我们的号召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来一块到了哈尔滨学院，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他父亲是东省特别区昂昂溪市政分局的局长。

从特区第五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韩光，本名孟宪林，在旅大市当过市长，黑龙江省当过省主席，现在是中纪委的书记兼秘书长。

（赵祖铸整理）

中国共产党在东省特别区 第五中学的革命活动

王 旭

我党自1921年成立时起，就非常重视东北三省的建党工作。1923年，党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来哈尔滨，发展和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1925年，中央北方局派吴丽实到哈尔滨整顿党团组织、发展党员，并于1926年初成立了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在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在黑龙江全省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位于中东铁路线上的昂昂溪，以东省特别区第五中学为基地，也开始有了党的活动。

昂昂溪原名西屯，是嫩江左岸的一个小小荒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和通车，昂昂溪迅速发展成为政治上、经济上有重要地位的城镇。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距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仅20余公里，有小铁路与齐齐哈尔相通，是齐齐哈尔向东、向南、向西的门户；在铁路系统内部，它是一个大站，附近的小蒿子（今泰康）、土尔其哈（今龙江）都归它管辖。帝俄时代，曾在昂昂溪设置自治会，就连设在哈尔滨的边界法厅，也把定期巡回审案的地点定在这里。苏联十月革命后，特中东路沿线的行政权归还我国，中国政府于1923年在哈尔滨成立了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下设五个市政分局，其中之一便设在昂昂溪。由于交通发达，附近的工农业产品均在这里聚散，民族工商业也在这里迅速发展起来。据1928年的统计数字，当时昂昂溪已拥有华人商号二百余家，日、俄商号十余家。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东省特别

区在已有四所中学的基础上，决定将第五中学设在昂昂溪。随着第五中学的设立，党的活动便在这所学校里秘密开展起来。

一、孙绂生与抗路运动

1927年秋，位于昂昂溪五道街的东省特区区立第五中学正式开学，招收初中二年级一个班、一年级一个班，计八十七名学生。第一任校长卢崇赫，聘用训育主任一名、各科教师六名。训育主任孙绂生便是一名共产党员。

学校初建，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开设了图书馆。孙绂生利用训育主任的身份，为图书馆购进了许多进步书刊，并将自己带来的进步书籍也放在阅览室里供学生们阅读，让学生们接触一些革命道理。孙绂生还经常利用星期天组织演讲会，批判“八大主义”，也批判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综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他把曹锟贿选时的国会叫做“猪仔国会”，列举事实揭露北洋军阀的罪恶以及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结合日常生活，孙绂生通过实例来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有一天，孙绂生与学生们在校园内活动，路上过来一辆洋车，学生们指着车子闲谈，孙问学生：

“一个人在车上坐着，一个人在地下拉着跑，你们说，这公道吗？”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公道！”

孙又问：“那他为什么要拉车？”

学生们回答：“家里没有钱。”

孙又问：“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有钱、有的没钱？”

学生们回答不出。

孙又问：“若是遇见要饭的，你们怎么办？”

学生们说：“给他几个钱。”

于是孙绂生从穷苦人的个人遭遇，说到国家命运，从社会现

象说到社会制度，指明了贫富悬殊现象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想让人人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制度，而改变社会制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承担的责任，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长大了干一番事业。在孙绶生的宣传教育下，学生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批进步学生开始形成了革命人生观。

孙绶生到五中的当年，昂昂溪与全东北一样，被抗路运动的浪潮所波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侵华步伐，阴谋将吉敦路（吉林到敦化）延长到朝鲜会宁，另建长大（长春到大赉）等铁路，激起了东北爱国群众的强烈反抗。我党满洲省委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号召全省民众“力争路权”。一些群众团体，如抗路联合会、路权自治会、学生保路联合会等相继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组织起来，昂昂溪第五中学的学生在孙绶生领导下，与哈、齐相呼应，成立了东省特别区昂昂溪学生路权后援会，并制定、公布了组织大纲。后援会编写、印刷了大批传单和标语口号，于发生在哈尔滨的“11·9”游行的第二天，即1928年11月10日，组成游行队伍，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讲。队伍走到一面街时，将一家日本人商号悬挂的日本旗扯下，撕得粉碎。演讲的学生在街上摆起桌子，摇着铃当，朗诵自己编写的《唤醒同胞爱国歌》，列举事例来揭露修筑五路对我国的危害。

昂昂溪第五中学的爱国行动，早被特区警察管理处注意到。第四警察分署署长张福林事先亲赴五中，“晓諭诸生勿得作轨外举动”。到了游行当天，又“命令署员率同长警沿途戒备弹压”，游行结束后，“飭员警仍行严密防范”。

东省特区长官公署对参加游行的哈尔滨学生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手段，开除了关宪尧等十余名学生；对五中师生也加强了监视。孙绶生无法再留下来坚持工作，于1929年夏离开昂昂溪，到延边去办《民生报》。

孙绶生离昂后，仍然关心第五中学的革命活动，不断从延边往学校寄报纸。在一份报纸上刊登一篇《命令到了》的小品文，大意是一个革命青年的父亲是资本家，勾结警察镇压工人。这个青年为了挽救革命同志的生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这类文章对五中的学生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二、邹大鹏、尚钺与中东路事件

我党满洲省委成立后，考虑到昂昂溪在政治上及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决定派党员到昂昂溪开展工作。原在吉林毓文中学教学的共产党员邹大鹏，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国祯的派遣，利用与第五中学第二任校长芮学增有旧的条件，到五中当数学教员，主要任务是开展学生工作。与邹大鹏同来的，还有化名为谢神吾的尚钺。尚也是党员，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在杭州监狱，经保释出狱，逃来东北，到五中之时，还未恢复组织关系。邹、尚到五中不久，整个东北地区发生了所谓中东路事件，第五中学的进步学生在邹大鹏、尚钺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为了转移民众视线，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国内发动了反苏宣传，并从满洲里、绥芬河两处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我党中央于1929年7月17日发表了“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第四十一号通告，指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要求各级组织“发表简短的宣言”、“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街道上去作广泛的宣传”、“号召广大群众作积极示威的活动”。在中央精神指导下，满洲省委于同年7月20日发表了《为中东路事变告满洲民众书》，号召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反对国民党卖国，反对日本侵略满洲，反对武装进攻苏联。邹大鹏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进

步同学中开展宣传工作，介绍苏联的社会性质、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介绍中东路问题的实质。与此同时，学校里的国民党员也在学生中积极活动，鼓吹反苏。校方根据当局指令，决定组织反苏游行。学生们经历了上一年的抗路运动锻炼，政治热情很高，以韩光、朱新阳等进步同学为首，紧紧团结在邹大鹏周围，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在游行的当天，学生们把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爱国反俄”口号改为“爱国反帝”，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校原准备搞第二次反苏游行，韩光、朱新阳等进步学生带头拒绝参加，使第二次游行未能搞成。

当时，国民党对俄战争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昂昂溪铁路俱乐部，火车运载开往战场的军队以及由前方下来的伤兵，每天都要在昂站停留。战事刚起时，五中的部分学生受国民党教师的蒙蔽，打着小旗到车站上去为军队送行，高喊“收回中东路，直捣莫斯科”、“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等口号。尚未恢复党籍的尚钺，一直紧密配合邹大鹏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使学生们的态度很快得到扭转。尚钺还亲自领着学生去车站，以慰问伤兵为名，在士兵中宣传打苏联是找错了仇人，仇人是日本鬼子，启发伤兵比较出是苏联坏，还是日本坏。伤兵们有的曾被苏联俘虏，苏联政府优待他们，让他们到莫斯科参观，有的还带回来西伯利亚的《工人日报》给学生看。学生们把前方失败的消息和士兵们的情绪写成传单，到处散发。

邹大鹏、尚钺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多方对邹、尚进行刁难，甚至连饭菜也不给做。为了抗议和改变学校的政治环境，邹、尚于中东路事件之后不久，组织了一次学潮，酝酿罢课。消息透露，校长芮学增跑到哈尔滨告急，传出逮捕邹大鹏等人的消息。邹大鹏、尚钺无法坚持工作，在进步学生的帮助下，离开昂昂溪，到哈尔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三、邹大鵬与昂昂溪、齐齐哈尔的党团组织建设

邹大鵬在五中不到一年时间，积极进行了发展党团组织的活动。本来，极据上级指示，邹大鵬曾设法深入到铁路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中去，但因在昂时间短，条件不成熟，加上昂昂溪铁路工人多为俄籍，中国员工不多，地方最大的工厂振昌火磨，也不足百人，因而未能与工人建立联系，只是把全部精力投放在学生运动上。到五中不久，邹大鵬组织了学生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之间传递、阅读进步书刊，讨论人生观问题和国内外政治时事。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振昌火磨经理的儿子也参加了。为了避开学校的监视，利用火磨的汽车，组织读书会的成员以野游的名义到郊外去学习、讨论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概论等进步书籍。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情况下，邹大鵬利用中东路事件的时机，组织成立了昂昂溪的反帝大同盟，发展了五、六十名会员。在校生和校外青年各一组。反帝大同盟与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都是党团的外围组织。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邹大鵬观察、了解到进步学生的表现，认为建立团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先后吸收了朱新阳、刘学增入团，于1929年冬成立了团支部。邹大鵬是团支部的负责人。

团员朱新阳的姐组朱国斌在齐齐哈尔女子师范读书，邹大鵬通过朱新阳的关系，经过观察和考验，吸收朱国斌参加党的活动，朱国斌吸收同学赵雪寒、赵志杰入团，组织团小组，由朱任组长，开展革命宣传，秘密书写和张贴标语。团小组在文生木厂设立秘密联络点，由赵雪寒任联络员，负责与邹大鵬接头，转达上级指示和传递文件。在团小组的帮助下，女师的一位老师在将要遭到反动当局逮捕时得以逃出魔掌。

1929年，齐齐哈尔党员极少。邹大鵬之外，女师、一中，各有一名党员，还有一个姓张的木匠。尚钺因为尚未恢复组织关

系，不能参加组织活动。这几名党员组成党支部，由邹大鹏负责，归北满特委领导。邹大鹏经常到齐齐哈尔与几名党员过组织生活，研究工作。在邹大鹏离开昂昂溪后，昂昂溪中断了党的活动。第五中学也由于反动当局认为已经“赤化”，“九·一八”事变之后，被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决定撤销，于1932年合并到设在安达的第四中学。

四、五中的革命火种在燃烧

在孙绂生、邹大鹏、尚钺等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下，第五中学的学生们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在黑龙江各地继续燃烧。

1930年，一部分由五中毕业的学生随同邹大鹏到了哈尔滨，入哈尔滨学院学习。这个学院是我党委托一位被反动当局解职的中学校长王里封办起来的，是我党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基地。在这里学习的原昂昂溪五中学生政治表现非常活跃。同年4月1日和2日，哈尔滨学生为抗议反动当局干涉出版、集会、言论自由而举行两次大游行，被反动当局说成是“摇旗呐喊，若疯若狂，沿途演讲，张贴标语，所散传单亦愈多，词语异常激烈”。东省特别区特警处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逮捕了4名学生，其中卢振亚、陶文久都是原昂昂溪五中的学生；另被警察“押送回家及经各校领回”的57名学生中，林道醇、孟宪林、张铎三人也是五中学生。其中卢振亚被关押四个月，经人具保，得以开释；陶文久则被判刑一年半。这些实事都表明，五中学生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中是一支骨干力量。

原五中学生马升方，“九·一八”事变之后，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在珠河县（今尚志县）改名周伯学，负责组织抗日队伍，英勇抗日，对创立铁道北根据地做出很大贡献。后不幸被捕，被敌人杀害。

朱国斌同志在邹大鹏同志离开昂昂溪后，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中断。1945年光复后，朱国斌接上了组织关系，担负起由齐齐哈尔掩护省委领导去北安接收工作的任务。王鹤寿、冯仲云等领导同志顺利通过敌军的封锁，到达目的地。

从五中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青年，如陶文久、韩光、朱新阳、徐树贵等，有的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有的对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党和政府的中央、地方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

五、人物小传

孙绛生

一名孙佐民。中共党员。1927年昂昂溪东省特别区第五中学任训育主任，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并领导了昂昂溪学生抗路运动中的爱国行动。1929年离开昂昂溪，与另一名共产党员周东蛟到吉林延边办《民生报》。

邹大鹏

又名邹纪英，辽宁省辽阳县人，1908年生。1929年秋，受中共北满特派员派遣，来昂昂溪第五中学，公开身份是数学教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帝大同盟等团体，发展了进步学生朱新阳、刘学增为团员，建立了昂昂溪历史上第一个团小组；发展了齐齐哈尔女子师范与一中的几名学生为中共党员，并与齐齐哈尔的另外几名党员组成党支部，是该支部的负责人。在中东路事件中，邹大鹏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把“爱国反俄”的口号变成了“爱国反帝”。后因搞学潮、组织罢课，被反动当局缉拿，事先闻讯，于1930年春离开昂昂溪到哈尔滨，参加了团省委的领导工作。

尚钺

中共党员，1928年在杭州被捕，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化名